



万比洛夫戏剧集

赵鼎真 白嗣宏 童道明 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六 月 的 离 别

(两幕喜剧)

童道明 译

人 物

柯列索夫

布金

弗罗洛夫

荷米拉

列普尼柯夫

卓洛图耶夫

塔尼娅

玛莎

列普尼柯娃

乐天的青年，严肃的青年，漂亮的姑娘，共青团小组长，严厉的姑娘} 大学生

警察

第 一 幕

街 头

〔春天。油漆一新的栅栏，一块张贴着各色广告和海报的大木板。一座古老的两层楼房的一角。竖立着一根公共汽车站牌的柱子。可以听到音乐声；在那所古老的楼房里，有个人在弹钢琴练习曲。塔尼娅正在看海报，柯列索夫上。〕

柯列索夫 晚上好。

塔尼娅 （没有转过身来）晚上好。

柯列索夫 公共汽车好久没有过来了？

塔尼娅 不知道。（转过身来）

柯列索夫 噢——噢……晚上好！

塔尼娅 “噢——噢”是什么意思？

柯列索夫 是恭维的表示。

塔尼娅 啊，啊……（又转过身去看海报）

〔两人默默看了一会海报。〕

柯列索夫 （走近塔尼娅）姑娘，您想上哪去，如果不是秘密的话？……（站在海报旁）上电影院？……不是？这么说，是要去听音乐会……也不是？……那您究竟想上哪去？难道是想去剧院？……全明白了，连您自己还不知道该上哪去。既然是这样，那就跟我一起走吧。

塔尼娅 您想纠缠我？

柯列索夫 不，我想邀请您……

塔尼娅（打断他的话）谢谢，您还是邀请另外的什么人好了……再说，我也没有时间和您磨嘴皮。

柯列索夫 话不能这么说……您前后读过几遍海报了？您坦白点说。

塔尼娅（稍停）三遍。这又怎么的？

柯列索夫 可见您很寂寞。

塔尼娅（耸耸肩）我是看看明天可以上哪去消遣。

柯列索夫 那么，今天呢？今天您想上哪去？去参加舞会？去欣赏音乐会？还是去逛逛游园会？

塔尼娅 您说的都是明天的节目。您看看海报。公园里的游园会要一个星期之后才举办。

柯列索夫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今天就能安排。我邀请您一道去。

塔尼娅 您邀请我上哪去？

柯列索夫 参加婚礼。作为第一次，我先邀请您参加一个婚礼。

塔尼娅 参加婚礼？而且现在就去？

柯列索夫 现在就去。请问，怎么称呼您？您有名字吗？

〔沉默。〕

塔尼娅 我有名字。您为什么要知道我的名字呢？……我现在告诉了您，您马上就会忘记的。

柯列索夫 我的记性很好。

塔尼娅 别吹牛。

柯列索夫 真的，我的记忆力很不错。您想测验我吗？

塔尼娅 那好，让我们来测验一下……请把身子转过去！

柯列索夫 我转过去了。

塔尼娅 好的……现在您说吧，哪位演员到我们这儿来巡回演出？

柯列索夫 让娜·戈洛舒勃娃。她是一位轻音乐演唱家。

塔尼娅 对了。是谁和她一起来的？……这么说，您不知道？记得这位女演员的照片吗？她长得怎么样？

柯列索夫 她长得挺漂亮。她微笑着。

塔尼娅 您喜欢她吗？

柯列索夫 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人。

塔尼娅 那您就邀请她去参加婚礼吧。

柯列索夫 那您呢？……您拒绝吗？

塔尼娅 您这是当真的吗？

柯列索夫 什么当真？

塔尼娅 就是请我去参加婚礼……

柯列索夫 我这完全是认真的。（看了看表）您知道吗，我的朋友结婚，我答应他们带上城里最漂亮的一位姑娘去参加婚礼。我找了您一整天，您总不会不帮我个忙吧。怎么样？……他们在等着我们。

塔尼娅 等我们？可您知道吗，您……再说，哪儿在等着“我们”？

柯列索夫 夏伯阳大街十八号门牌，四十二号房间。怎么样？同意吧！我保证您在那里不会感到枯燥。

塔尼娅 不，……而且也有人在等着我。

柯列索夫 遗憾……那好吧……我只得去邀请女演员戈洛舒勃娃了……祝您幸福。

塔尼娅 祝您愉快。

柯列索夫（走了，又回过头来）我说，让我们在分别时认识一下吧！（把手伸给她）我叫尼古拉，姓柯列索夫。

塔尼娅（递过手去）我叫塔尼娅。

柯列索夫 塔尼娅，您毕竟是不该拒绝参加婚礼的，您会可惜的，塔尼娅。

塔尼娅 不要紧，我怎么也熬得过去的。

柯列索夫 那走着瞧吧。您要是改变了主意，您就来，房号是四十二——记住了吗？

塔尼娅 怎么？您还邀请我？那戈洛舒勃娃怎么办？

柯列索夫 我又请您又请戈洛舒勃娃。这有什么不好？（边走边说）那地方容得下所有的人——是婚礼呀。（消失）

学生宿舍

〔一间床铺已经搬走了的大房间。几张桌子挪到了一起。婚礼的晚餐。人物中有布金和玛莎（新郎和新娘），弗罗洛夫。在客人中，布金的同班同学（他的绰号叫荷米拉）显得过分的直率。其他几个围坐在桌旁的人物，我们不妨用以下的名字来称呼他们：乐天的青年，严肃的青年，漂亮的姑娘，共青团小组长。

〔喜气洋洋。

共青团小组长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

荷米拉（打断共青团小组长的话）请允许我说几句！（站起）静一静！……我想说两句……

布 金（鼓励地）说呀，鲍里亚，说吧，表示一下吧。

荷米拉 现在，瓦西亚，现在……就是说，……今天在这里作为新郎和爱人坐着的，是我的朋友，地质学家瓦西

亚·布金。我该说点什么呢？……瓦西亚是这样的小伙子，只要他拿定了主意，他就诚实地、光明磊落地一条道走到底，道貌岸然假装圣人他不会。……顺便说说，有些人平白无故地冷嘲热讽。我和瓦西亚走遍天涯海角，我知道瓦西亚是什么样的小伙子。朋友倒霉的时候他从来不抛弃他，也不溜走。我说这是为了让他知道，万一他陷入这样的情景……（转向布金）简明点说，万一有什么不测，瓦西亚，你要知道，你有朋友，他们在你命运不济的时候，不会抛弃你。我说完了。让我们干杯。

玛莎 等一等，他说的我有点不明白，（对荷米拉）你不能说得明白点？

布金 全都明白，玛莎，他建议为友谊干杯，对吗，鲍里亚？

荷米拉 瓦西亚，你理解得对。

严肃的青年 为友谊干杯。

〔除玛莎和弗罗洛夫外，全体干杯。〕

荷米拉 （对弗罗洛夫）你怎么？……你干吗不喝？（对布金）瓦西亚，他干吗不喝？

布金 你别操心，他会喝的。

共青团小组长 同志们！请注意！

严肃的青年 （打断团小组长的话）又是干杯？不，不能这样！

刚刚干杯怎么又要来一次！得吃点小菜。

玛莎 真的，小伙子们！还是吃菜吧。要不你们都要醉了。

乐天的青年 小伙子们！咱们唱歌好吗？我认为，现在正

是唱歌的时候。唱个什么别出心裁的。

共青团小组长 （争着说话）朋友们！听我说，朋友们！今天我们是在庆祝一件喜事！我们生物系五年级总共有十八个姑娘。其中十一个已经出嫁了。我们今天出嫁玛莎，她是第十二个姑娘。你们以为这不是成绩？你们瞧，那些化学家的情况很明显远比这糟糕。我以我们年级全体姑娘的名义，衷心祝愿新郎新娘幸福和愉快，但愿这个布金能象我们年级的同学尊重玛莎那样地尊重他爱人！玛申卡，让我吻你一下！

〔团小组长和玛莎接吻。喧哗。〕

荷米拉 （把酒瓶拿在手里看）名牌葡萄酒……多么文雅……
共青团小组长 同志们！最重要的事是新婚夫妇的意外礼物！我们团委会和工会在第一宿舍给新人拨出一个房间作为新婚赠礼！

〔赞许声，碰杯声，喊声，“苦啊，苦啊！”布金和玛莎接吻。〕

布 金 谢谢……我和玛莎为团委和工会的健康干杯，也为在座的一般成员，为你们诸位干杯！

严肃的青年 我说，柯列索夫上哪儿去了？

漂亮的姑娘 真的，怎么见不到柯列索夫？

玛 莎 （笑）他会来的，你们不用操心。大概，他现在还在街上溜达。

严肃的青年 这是为什么？

玛 莎 他答应要带一个本市最漂亮的姑娘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来宾的插话：“花花公子！”“他能找到的！”“会带

个美女来的。”“等着瞧吧！”

乐天的青年 并不新奇。

布 金 白费时间。我直截了当告诉他，最漂亮的姑娘已经在这里了。他就是我的新娘。（拥抱玛莎）

荷米拉 名牌酒呢……滑到什么地步了，啊？

〔嘈杂声。乐天的青年向漂亮的姑娘耳语些什么。〕

漂亮的姑娘 别说了，这没有意思。

乐天的青年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站起）请注意一下！

严肃的青年 又来了？不行，不能这样，你们就知道一个劲儿地拚命喝酒。

荷米拉 真的，得让人吃菜。

乐天的青年 请注意一下！我谈的是关于最好的姑娘的问题。新郎没错，您那柯列索夫严重地失算了，最好的姑娘今天都在座，让我们为她们的健康干杯，而柯列索夫就让他在街上溜达吧。为你们——妇女们干杯！

〔喧哗声。除荷米拉示威性地把杯子从自己面前推开以外，其他人都喝酒。〕

荷米拉 （向弗罗洛夫）干杯了？……为妇女你干杯，而为男子的友谊，你敢情不喝？你对此要说什么？（向布金）瓦西亚，他对此要说些什么？

布 金 你平白无故地去挑剔他，没有必要，鲍里亚。

〔嘈杂声。迄今为止一直缄默不语的弗罗洛夫站起来。出现静场。〕

弗罗洛夫 我看，我得说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在座的基本上都是有文化的人，我相信，谁都能明白，今天这个晚上对于我来说是多么地至关重要。谁都知道

道，这五年来我一直爱着这个姑娘，而这个姑娘则一直不爱我。玛莎，我本不想说这些话，可是，我看有些人想知道一下情况，所以……我没有必要感谢这个新郎，但是，正是在这个晚上总算使我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你们要知道，这五年来，这些希望曾经是怎样地折磨着我的。你们应该知道：我来参加婚礼，是为了衷心地向新郎新娘表示祝贺，祝贺他们万事如意。我希望他们幸福！

玛 莎 谢谢你，格里沙！

严肃的青年 他说得很好。

荷米拉 （怀疑地）说得蛮漂亮……

布 金 （向弗罗洛夫）祝你健康。

荷米拉 （站起）我建议为地质学家干杯……

布 金 等一等，我的老伙计。坐下来吃菜吧。我请你吃菜。

荷米拉 什么叫地质学？……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地质学是这样一个玩意……就是当我们外出勘探的时候，你们可以和我们的女人呆在一起。

布 金 我请你别说废话。

荷米拉 瓦西亚，我们还是正视现实吧。我们以后要不要出差？要的。而他们将按兵不动。这难道不是事实？他们盼我们赶快走。

布 金 （起立并让荷米拉坐下）坐下，我的老伙伴……

严肃的青年 你该有点体统。

荷米拉 是啊，名牌葡萄酒，当然，对我们说来这是什么地方啊……不过没有什么，我们就要走了，而在那里

只有熊，只有一群白颜色的熊……

乐天的青年 小伙子们！还是让我们唱点什么吧，好吗？……

〔嘈杂声。玛莎站起，走到一边去，布金跟着她。

玛 莎 我讨厌你的荷米拉。

布 金 你别生气，他太激动了。这完全是酒喝多了的缘故。我相信，你以后会喜欢他的。

玛 莎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必须喜欢他？

布 金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也不单是这个……还有，你没看见，他现在认为我是在往圈套里钻。

玛 莎 往圈套里钻？那你怎么认为呢？

布 金 我？我往里钻而且钻得很愉快。（吻玛莎）

〔桌子上活跃起来，喧哗。

怎么，一般说，你觉得这一切……这一整套仪式怎么样？不错吧？

玛 莎 正常……完全不象我想象的那样。

布 金 怎么的，难道不快活？

玛 莎 可以更快活些。

布 金 你这么认为？

〔严厉的姑娘敲门上。

严厉的姑娘 晚上好。我本来不想打扰你们的，但是作为学生会的一个成员，我有责任通知各位：校长现在就在这个学生宿舍。

乐天的青年 别出心裁。

漂亮的姑娘 他来有什么事？

严厉的姑娘 没有什么特别事，不过是根据惯例，他每一

个学期要光临学生宿舍一次……我不知道怎么着好，
不过，我觉得应该请他来。

布 金 有谁反对没有？（站起）

共青团小组长 新郎官，你坐下。这件事我能办到。（下）

玛 莎 （向严厉的姑娘）阿拉，请坐。别客气呀。

漂亮的姑娘 坐这儿来。

严厉的姑娘 不了，姑娘们……

众人的声音 来吧，来吧，坐一会儿吧。

〔荷米拉打鼾。

严厉的姑娘 我不知道，我是没有想来……但作为学生会的
一个成员……（坐下）

布 金 这么说，校长将参加我们的婚礼。（向玛莎）你高兴吗？

玛 莎 怎么会不高兴？这下我们能痛痛快快玩啦。

漂亮的姑娘 柯列索夫看样子来不了啦。他不来更好。

乐天的青年 （吃醋地）这有点奇怪。一会您为他的缺席感到遗憾，一会又如此感到宽慰……这有点奇怪和神秘……（对大家）怎么，我们还唱不唱歌啦？唱支抒情曲，或者别的什么新曲？

布 金 不，什么抒情曲也不唱，我想让大家高兴高兴。（站起）等一下……我给表演一个节目单以外的东西。婚礼上的新节目。布金和布金告别。等一下……（把半睡着的荷米拉扶到自己的座位上）和我不大象，但这没有关系。你们姑且把他当作我布金好了。就等于我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哪也没有去。（走到桌子对面的一角）

严厉的姑娘 （怀疑地）这很有意思……

布 金 （手拿酒杯）女士们，同志们！朋友们！我很了解布金，我和他已经相识二十四年。如果把我俩一起喝过的酒都放到这张桌子上来，那么，请你们相信，我们大家喝一、两天都喝不完。

乐天的青年 别出心裁。

布 金 我很了解他。他是一个开朗的青年。说真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最近他居然心血来潮要结婚。我没有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蠢事来。

严厉的姑娘 拙劣的表演。

布 金 明天他走到街上，会看到很多很多漂亮的姑娘，那时他就会感到苦恼，明白自己是个傻瓜蛋……

乐天的青年 还是别出心裁。

〔众笑。〕

严厉的姑娘 听我说！这不是婚礼，这是……我都不知道该……

荷米拉 （突然醒来，向玛莎）女同胞……那儿只有熊，只有一群白颜色的熊。

玛 莎 （向布金）够了。给我把这个草包请走。坐到你原来的位置上，趁现在还为时不晚。

布 金 你不是要玩个痛快吗？

玛 莎 这已经出格了。

漂亮的姑娘 （向布金）请您继续表演，这很有意思。

乐天的青年 请继续吧。这很新奇。

布 金 总而言之，布金全完了。他是个垮掉了的人。我们眼看着他要到一个最遥远的地方去，这也是一条最危险的旅途……他绷紧背包带，看准方位角，开路了！

目标——小家庭的生活。别了，老伙伴布金！祝你一路顺风，但愿那皮条不会勒破你的脖子！苦啊！

〔众笑。

荷米拉（站起）瓦西亚！朋友！……一切都好。很好……

（忧郁地）只是现在有女人纠缠进来了……

玛莎（向布金）我说，够了吧？

布金（扶他回原位）别说了，鲍里亚，节目演完了，你坐到自己位置上去。

玛莎看来他得到外边去清醒一下。

荷米拉（向玛莎）女人！让我们正视现实：你们全都一个样。只要我们一出差……

布金（摇晃着荷米拉）住嘴，鲍里亚，住嘴……

严厉的姑娘 无耻之尤。

荷米拉 你们全一个样，全部！

玛莎（站起，向荷米拉）原来这样……出去。

〔静场。

请你出去。

荷米拉 瓦西亚，人家要撵我走……

布金（控制住感情）住嘴，鲍里亚……坐着，但别说话。

玛莎 他不能再坐着。他该站起来了。得帮他一把。

严厉的姑娘 真不象话。

弗罗洛夫 他得到外边去吹吹风。

荷米拉 扯淡！我只是需要喝酒。

〔弗罗洛夫和严肃的青年走近荷米拉。布金把他俩挡住。

布金 他得留下。

玛莎 他得离开。

布 金 (向玛莎)我请求原谅。请你原谅。请大家原谅。但
荷米拉得留在这儿。

荷米拉 瓦西亚，没有必要这样低三下四。如果你不反对
的话，我可以走。

布 金 你坐着，但不要说话。

玛 莎 那么我走。

布 金 你坐着，我求求你。你是不是新娘？

玛 莎 不是让他走，就是……让他走吧。

布 金 (坚定地)他不能走。

玛 莎 随你的便……(大声向全体宣布)亲爱的来宾！你们
听着而且请别见怪！我宣布这个婚礼无效。

布 金 玛莎……

漂亮的姑娘 玛莎，值得吗？

玛 莎 这是一场玩笑而不是婚礼。……我和这个(指布金)
醉鬼开了场玩笑，如此而已！(跑下)

(漂亮的姑娘随玛莎下。)

弗罗洛夫 (向荷米拉和布金)痛快吗？……无耻之徒！

(静场。)

荷米拉 (站起，走向弗罗洛夫)瓦西亚，让我来回敬几句！

布 金 (嚷道)坐下别吭声！

(荷米拉停住步子。)

弗罗洛夫 (嘲讽地)呶？……看来不会发生决斗吧？……

(下)

布 金 决斗是不会发生的。他说对了。我请大家喝酒吃
菜。

荷米拉 瓦西亚！怎么能这样？难道这是谈话么？这是……

这是把严肃的谈话变成了美酒，瓦西亚！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布 金 十分自然。你今天喝多了。

荷米拉 好吧……再喝最后一杯。为人类文明干杯。

（喝酒，然后下）

〔严肃的青年跟荷米拉下。〕

严厉的姑娘 您为什么邀请了这个流氓？

布 金 他是我的朋友……今天他情绪不好。

〔漂亮的姑娘回来，布金下。〕

漂亮的姑娘 放弃婚礼，你们想想，这可是真轻率。

严厉的姑娘 我不知道。当然，事情与我无关，但我也要说话，我不理解玛莎。弗罗洛夫是个很正经的青年，早就爱上她了，而突然间冒出来个布金，他是何许人也？刚刚认识不久就搞成功了！还有这个流氓荷米拉，去年夏天，我听说他的未婚妻跟人跑了，那又怎么啦？谁知是哪个的过错，又不是承包合同，是吧？

乐天的青年 出人意料！连一首歌也没唱成。

严厉的姑娘 不，我不理解玛莎。

漂亮的姑娘 说实在的，这些地质学家还不错……都是些有意思的小伙子。

乐天的青年 而那位柯列索夫呢？您已经把他忘了？

漂亮的姑娘 柯列索夫？是的……他没有来，毕竟是遗憾。

〔共青团小组长上，她手里拿着录音机。〕

共青团小组长 同志们！校长在隔壁房间。现在就来。

乐天的青年 来得正是时候！

共青团小组长 我把音乐搞来了……其他人上哪去了？发生了什么事？

乐天的青年 婚礼完结啦。

漂亮的姑娘 蜜月开始了。

共青团小组长 难道是吵架啦？

严厉的姑娘 是胡闹一场，而不是婚礼。

共青团小组长 怎么能这样？……还请了校长来作客……

严厉的姑娘 (站起)作为学生会的一个成员……我处境尴尬。我得离开此地。(下)

共青团小组长 校长来了……我们怎么对他说呢？

漂亮的姑娘 不必担心。我们撒个谎就行了。对他来说，这不是无所谓吗？

[敲门声。共青团小组长开门。]

列普尼柯夫 (进门)可以吗？

共青团小组长 请进，弗拉基米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列普尼柯夫 晚上好。

众人 晚上好。

共青团小组长 请坐，弗拉基米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列普尼柯夫 (看了一下)看来，我来得不是时候……客人都上哪去了？

漂亮的姑娘 客人？……他们都上大街……散步去了。

列普尼柯夫 噢……(向乐天的青年)看来，您就是新郎。

(坐下)

乐天的青年 我？不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列普尼柯夫 是地质系的吧？听说过这回事。所以赶来祝贺。我表示祝贺。